



处于盛放季的苦楝花。

上宁波佳品。含笑花带着清甜香蕉香气，又名香蕉花，这般好闻的花香，却极少用于制作吃食，大抵是花瓣采摘后极易变质，香气也转瞬消散。

宁波城里馥郁飘香的花木品类繁多。乔木有泡桐、苦楝树、女贞，灌木有结香、蔷薇，藤本则有紫藤、黄木香与金银花……泡桐是我早年熟知的树木，当年知晓焦裕禄栽种泡桐防风固沙，后来才发现泡桐花硕大素雅，形如淡紫酒杯，香气清新怡人。

初夏时节，细碎雪白的女贞花悄然绽放，一闻见此香，便知夏日将至。结香先花后叶，明黄花穗垂落枝头，香气浓烈厚重，初时我常将它错认成瑞香，二者香气截然不同，瑞香清甜温润，结香却带着质朴药香。紫藤花垂落串串紫穗，温婉动人，我也曾为它写下小诗寄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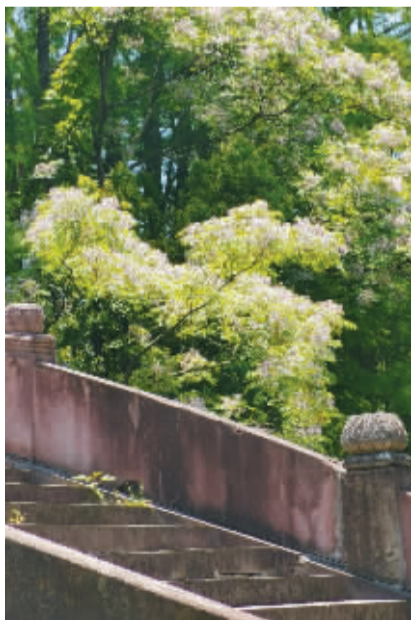
论香气饱满醇厚，莫过于柑橘类花木。如今宁波多地栽种香泡、胡柚，花期花香浓郁绵长，裹挟着鲜果般的清甜暖意，若是提炼制香，定然清雅动人。

还有两种花木香气格外特别，海桐果实气味怪异，花朵却清香怡人；俗称鸟不宿的枸骨，周身尖刺生人难近，飞鸟不敢停歇，花期却能绽放簇簇黄花，香气浓烈扑鼻。

能笼罩整座宁波城的花香，唯有质朴淡雅的樟树花。樟花细小如粟，单看毫不起眼，奈何花量繁茂，缀满整树枝头，一入花期，满城都被清雅樟香包裹。春日漫城樟香如浩荡江海，泡桐、紫藤、蔷薇等各色花香，便是江海之中零星点缀的小岛，错落相融，氛围感十足。

待到花期落幕，细碎褐色樟花簌簌飘落，铺满街巷地面，人行其上沙沙作响，恰似被花香潮水推至岸边的细软沙滩，温柔又诗意。

眼底所见是凡尘实景，耳畔所闻是心底心声，鼻尖萦绕的缕缕花香，便是凡尘俗世奔赴灵性意境的温柔心意。漫山遍野次第盛放的花树，如一座座天然香台，以万千芬芳，浸润着世间万物的灵动诗意。



苦楝花淡紫缀枝，暗香浮动。



阳台花间，常有鸟儿停歇。

芳邻五六

□冯志军/文 朱思盼/摄

刚收到一份礼物，是抹茶口味的奶油蛋糕。沉稳的青绿色糕体方方正正，中间抹着乳白奶油，一道栀子花色纹路斜贯其间，尽是初夏蓬勃鲜活的气韵。我用勺子将蛋糕切成硬币大小，摆在家中阳台栏杆上，想以这份软糯清甜，招待朝夕相伴的芳邻——枝头叽喳鸣唱的小鸟。

晴光漫洒初夏阳台，清风拂过日渐繁密的枝叶，也轻拂着暮春迟迟未落的残花。新生光景与旧日繁花，恰似流年更迭，簌簌私语，不因时序交错而生疏离，反倒格外亲昵温热。而我依旧静守书案，沉浸纸墨之间，打捞岁月漾开的浅浅涟漪。

长空万里无云，天际由远及近，从浅淡青白渐转为澄澈瓦蓝，宛若少年被夏风掀起的衣角，漾着几分清浅纯粹的少年意气。天地间仿佛还缺几分灵动，是飞鸟。声声清脆婉转、灵动活泼的雀鸣次第响起，飞鸟掠过长空，澄澈青天便成了鲜活画卷，林间清鸣此起彼伏，与庭院盛放的繁花相映成趣。如今的孩童甚少留意林间飞鸟，想来他们亦如笼中雀，被方寸天地束缚，只在园内辗转嬉戏，难免心生寂寥，唯有自在野鸟，方懂天地辽阔。

我家阳台，常年有五六只飞鸟驻足相伴，皆是常客。

一只身形偏大的鸟儿从来都是独来独往，宛若身披披风的江湖侠客，振翅来去声势利落，素来不愿与人相近。大多时候，我刚走到阳台玻璃门后，未曾发出半点声响，它便立刻振翅高飞，在空中划出一道利落弧线，只留潇洒背影，惹人心头生出几分怅然。

还有两只结伴而来的鸟儿，该是一对朝夕相伴的伴侣。身形比麻雀稍大，尖喙灰羽，翅间缀着几许白羽，鸟爪与鸟喙皆是乌黑透亮。我曾在邻里的朋友圈里，见过这对鸟儿筑巢产卵、抚育幼鸟的日常，生活点滴尽数被记录

下来。纵然相伴四五年，我依旧唤不出它们的名字。时常暗自思忖，人与飞鸟各安朝夕，互不惊扰，各自认真热烈地生活，便是最好的相处模样。我家阳台大抵是它们觅食歇脚的好去处，也正因此，我总时常在阳台摆放吃食。

余下两三只寻常麻雀，最偏爱流连我家阳台。它们来此不为觅食，反倒钟情于阳台草木繁花。阳台上爬山虎苍翠葱郁，三角梅繁茂盛放，彼岸花藏着如梦似幻的清幽，栀子花肆意盛放，倾尽初夏万般热忱。草木生灵与林间飞鸟，皆是相知相伴的挚友。初夏时节，阳台的香樟树已然长至一人来高。起初我满心诧异，望见麻雀围着小樟树欢快啼鸣，方才恍然醒悟，这株香樟定是去年春日，麻雀衔来樟果在此生根发芽。如此一来，阳台悄然生长的枇杷树苗、苹果嫩枝、草莓新叶，便都不足为奇，原来这群小麻雀，早已将此处当成了安稳居所。

时值一年之中生机最盛的初夏，阳台间的夏日意韵肆意蔓延，无处遮掩。我静坐于此，读书烹茶，执笔写字，闲坐发呆，静听草木拔节生长的细碎声响，也听飞鸟远近和鸣，似在絮絮商议着夏日趣事。身为世间凡人，我多想化作一只小小飞鸟，挣脱尘俗牵绊，奔赴自在天地。于是我捧出新鲜蛋糕，如同往日悄悄摆放米粒、鲜果一般，以静默无言，倾尽心底温柔善意。

一晃一个时辰过去，那一对灰羽飞鸟曾前来驻足观望，几番细细打量，侧头轻鸣似是低声商议，终究还是振翅离去。日头渐渐炽烈，软糯的蛋糕渐渐微微融化。我依旧静心等候，等候生性纯粹、不惧善意的飞鸟前来享用这份馈赠，在明媚初夏里，品尝清甜奶油，感受人间温情。世间清风水流皆是无偿馈赠，世间欢喜暖意、赤诚信任与安然平和，亦本该这般纯粹自在。

宁波的花香

□孙武军/文 旭儿/摄

宁波的花香，于我而言，首推兰花。兰花之中偏爱春兰，也称草兰，其次是俗称九头兰的蕙兰，再是建兰与墨兰。兰香清幽雅致，是我心头至爱。

我总盼着花期将至，常去花鸟市场选购兰花。可每每买回带着花苞的春兰、蕙兰，明明花箭挺立，花苞饱满肿胀，眼看就要绽放，移栽到家人盆养护后，花苞却渐渐发软、耷拉、发黑脱落，始终难以盛开。年年满怀期待，年年失意而归，来年依旧不改心意。偶尔有心软花苞似懂人意，凝出点点花蜜露珠，勉强绽开细缝，泄出一缕淡淡幽香，聊以慰藉。

曾乘公交去往樟村祭扫，返程途经鄞江镇，恰逢三月三盛会，便下车闲逛。偶遇一位老人售卖两盆草兰，四明山是春兰故土，鄞江又为四明首镇，我以为这是山野原生兰花，定能顺利开花。谁知带回家栽种，依旧未能如愿，三枚花苞尽数枯落，令人惋惜。

宁波遍地皆是桂花，公园绿地、街边行道树随处可见。四季桂花香清淡，不及秋桂浓郁繁盛，却能在寒冬时节，不经意送来一缕暖意花香。桂花用途甚广，可制糖做糕，亦可沏茶饮用。《红楼梦》中史湘云一句打趣笑语，让桂花油为人熟知，此物香气馥郁颇为珍贵，其制作工艺也一直惹人好奇。

扬名海内外的花香，当属茉莉花。它随歌剧传遍西方，在国人手中，早已与茶叶相融窰制，将嗅觉芬芳化作舌尖清甜。只是宁波城内少见露天茉莉，大多只作家庭盆栽。

旧时街头常有小贩叫卖栀子花、白兰花，宁波人也爱将鲜花别在衣襟添香。白兰花身姿雅致，可制花茶，栀子花形态随性，只宜随身佩戴。宁波栀子花随处可见，白兰花却十分稀少，只因它畏寒，遇冬日低温便难以存活。

槐树公园江边的含笑树，算得